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八

修悟溪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七分十七行行三十三
字正書未有宋皇祐字卯中冬王口壽題名一行十
九字篆書
在加暢縣

修悟溪記

襄陽羅消書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旁決口口
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環植嘉

弄雖歎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徹資俸託所部祁陽長豆盧□□□□□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恩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流相□□□□□畢寶鼎竦然曰茲亭勑治之始旣銘於巖側矣至於水石之秀賦咏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圩埧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旣適相會盍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

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質俚辭命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

余自朗州刺史以奉法不謹謫佐于道去年五月四日維舟於此有罪奔迫不及題記故於簡餘書之
寶曆元年五月廿三日涪溪山客元友讓建

隴西安政興鏘

復涪溪舊居

涪溪山客元友讓

昔到觀三歲今來鬢已蒼刺苔看篆字雜草覓書堂
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旁石渠踈擁水門逕斷藜簞
田地潛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耆耄壇界指垂楊

按此碑金石錄墨池編二書皆著錄撰記者韋詞書者羅涓兩唐書皆無傳此碑題曰修浯溪記蓋浯溪爲元結所嘗居逾五十年季子友讓官道州長史重到浯溪修其舊居而韋詞記之也唐書元結傳稱結拜道州刺史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卽碑所云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去此五十年俚俗猶知敬慕也但傳未嘗有再臨道州之事又不載結有幾子賴此碑知友讓爲季子其長子友直次子友正

並見元次山集中記後刻友讓一詩見全唐詩與
此同而題曰復游浯溪此刻題曰復浯溪舊居詳
玩詩意云覓書堂云田地更主林園廢荒云壇界
指垂楊則是經營復舊之事爲多不止于復游而
已詩首云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可知友讓是
時亦五十餘歲矣記云路出亭下維舟感泣殆卽
唐亭也又稱友讓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是其
歷官也而年月下自署但云浯溪山客殆以此爲
自號歟然以自號冠于姓名之上則始見于此

李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二寸廣五尺八寸二分三
十四行行六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本祠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特進爵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 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 侍書學士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 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

我唐保茲 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

乎不然何覆鼎如風振稿葉哉 君若鼉冠靈山

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徙京北會祖嵩 皇岷州刺史贈洮州刺史祖思恭

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 皇左金吾衛大將

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爲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會豪以缺守避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殺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醞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以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 朝京

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
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
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
使四面都遊弈使懸議虜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
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

代宗徵之

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

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
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
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

德宗極意致

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中丞

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
破洹水陣解臨洺圍轅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劔銳
皆先羣帥而實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
功未成聞賊此肆逆

皇居失守西向慟哭載馳

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
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

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
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
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

夫義士感而使之茂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
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
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肅嚴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
擊如通道若梟獍以清 宮而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
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 鑿輅爰歸廓氛禔爲祥

光據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
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
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甫寧邊
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
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

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懌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樞少安而訓齊遠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 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遷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 帷幄之間則言嘖無隱理奪不同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於位春秋六十七

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

邑達闕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吊則曩時戢兵安人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遠賻加等

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逡延于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摠故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恣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

按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
故渭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
戎按俗是以似之曰碁右羽林軍將軍曰愨嵐州刺史
並地勢利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
言以公之徽烈則 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

度則 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隴鬱彼松栢望
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
臣度稱代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

皇輿避狄狩于梁川顧謂

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殲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

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于壻垣手搏足跨
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 宮闈刷盪妖昏

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

駕言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于歧阜安邊陲藩政旣成袞

職攸宜嶽降帝賚天言詭辭 我后嘉猷我躬何

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

厚步邇歸垂裕流光用延 恩暉翼子肥家將壇

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

朝廷表是丘封 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

我祖之不業繫爾父之嘉庸乃 詔作銘以觀億

齡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卯建

關西道雍州高陵縣唐西平王李晟墓在縣東南一

十里裴度換碑柳公權書

太平寰宇記

右唐李晟碑裴度換碑載西平子十二人願聰總孫
遜怒憲想懿聽基慤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
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侗皆無祿
蚤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名撰李聽碑
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

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籍缺聰總憑懿四人而
付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

碑爲正

金石錄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
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元秘也是時西平諸子
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
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番皆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
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率後以邊將入爲神策都
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
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

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
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
勲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
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績文崇簡要體當
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
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
以來爲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弇州山人
四部稿

太保聽能求誠懸書又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
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

能文者聽此舉未爲全失若近世其人貪邪又不解
摘辭乃徒以官爵高趨之此則又出李聽下數倍者
也使李愿若在或尙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

書畫
跋跋

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
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
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
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
將軍爲神策衛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
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尙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

進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
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邠坊丹延節度
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邠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
鑿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
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
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
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
晟之碑作于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金華

碑

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

公文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

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

石墨
銷華

予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概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勅撰予以爲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爲鋪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忌者之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

庚子

銷
息
記

按晟卒于貞元九年碑立于太和之三年相去已三十七年矣以晟之功蓋天地名震華夷子孫衆多門吏貴盛而卒之日不爲建碑墓上何也新舊史晟子十五人碑則十二非聽之請將勞臣茂績不及二氏之碑充滿于紺宮紫觀乎史云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于東渭橋久已滅沒而此碑尙存非晟之幸乎所歷官階碑傳率多不合傳所略者事王忠嗣李抱玉初署三府右職蓋史書其大不錄直也至贈太師謚忠武爲主恩巨典而碑遺之何耶晉公之文不能風發電掣凜凜有生氣特以誠

懸書法爲古今所重故此碑保護至今猶得不仆然
歷歲滋久不無剝蝕其波磔漸失矣惜哉

金石後錄

碑文簡略不及史傳叙事之詳惟云乾元初客武都
值會豪以缺守邊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
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邱山公
一無所取惟椎牛醞酒享士而去邦人具狀以聞特
拜左清道率則新舊史俱未之載也晟祖思恭洮州
刺史父欽左金吾衛大將軍今南監本汲古閣本唐
書世系表云思恭金吾衛大將軍欽左洮州金吾衛大將
軍乃轉寫之謾爾碑經後人重開雖閒架尙存而神

采頓減如裴晉公署銜當云特進守司空今譌守爲
爵俗生不通官制以臆妄改甚可笑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近時所揚然字蹟尙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爲妄男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以聞旣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畧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宋刻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

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抱經堂文集

按此碑撰者裴度舊唐書度傳云宮車晏駕

謂敬宗

迎江王

卽文宗

立爲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

大學士太清宮使大和四年六月詔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此碑立于大和三年四月而結銜已與傳同惟守司徒碑作守司空爲不同據傳則穆宗卽位之初已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在軍疏論元稹恃寵或聽穆宗不悅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畱守是度之守司空改

守司徒已六七年碑何以猶稱守司空也書者柳公權兩唐書傳皆言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與碑結銜稱守尚書庫部郎中者亦異碑載晟之曾祖嵩祖思恭考欽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然舊書李晟傳稱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爲裨將新傳亦云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据世系表與碑皆言上兩世官刺史而欽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則非可槩以裨將目之矣舊傳載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新

書宰相世系表起自曾祖嵩不載高祖芝碑叙先世亦不從高祖始其曾祖嵩贈洮州非澤州其後亦不載立廟事蓋各有詳畧不同也凡受封者先云封某後云改封某碑稱晟改封西平郡王溯其前並未先有封爵稽之兩唐書亦同此必碑傳皆失書初封不然何以遽云改封耶碑自大和元年疏請刊石乃有裴度撰文之命遷延至三年而後建碑卽此一端可見唐自中葉以後朝政漸見廢弛前乎此者朝命夕行未有蹉跎若此者也末署歲次己酉實是大和三年而趙氏金石錄次于二

年今刻本注云案金石文字記作三年蓋趙氏當時未檢歲次已酉之語而誤列于二年也

狀嵩高靈勝詩刻

石高二尺八寸七分橫廣三尺九寸五分共二十六行行十九字末後有宋人移置記二行並正書在登封縣中嶽廟

府尹王侍郎准 制拜 嶽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

韻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尉遲汾

雄雄天之中峻極聞雜嵩作鎮盛標格出雲爲雨風瑞

時物不癘順澤年多豐加高冠四方

白武通云中央之嶽河加高字者何

中央於四方之中
可高故曰嵩高

視秩居三公

明朝虔昭報頌

祀歲嚴恭署祝禱

御札詔

寶導

宸東皇皇

三川守馨德清明躬肅徒奉蘭沐竟

夕玉華東星漢耿齋戶松泉寒壽宮具循諒獨吉曙色

猶葱矇端儀大圭立興俛聲玲瓏挹瓚椒桂馥奏金巖

壑空靈歆若有蒼髯髯傳祝工卒事不遑僊勝奇紛四

叢朝霞破林嶂錯落間蒼紅動息形似蟻霧黃氣如籠

奔傾千萬狀羣嶽安比崇日月襟袖捧人天道路通冥

搜必殫竭躋覽忘崎穹踏翠遍諸剎趣綿步難終浮丘

仙袂接謝公展蹇窮龍潭應下瞰九曲當駭容

又有九龍潭在

寺側崇崖對口壁口千龍門計東豁三臺有何蹤雜道

自嶽廡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臺

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觀三學仙女遂以爲名焉

像語奚應仙經云嵩高大巖下有佛圖音妙有大金像

嵩脚上聞之欣然彼林求索時白霧昏迷失路一往看

之卽入山水唯觀一麝香去人三四步側足聚跳步

若有所引口久迴顧去十步中忽玉人光想融虛元明

有青瑛出就視之有自然天池

嶽廡口爲神像有一玉人長五寸玉色甚光潤制作亦

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

云嘗失之瑤漿與石髓清骨宜遭逢穴中觀二人圍碁

經旬乃覩一杯白飲與嗜者飲氣力十倍碁者問願口否墜者

云不願碁者曰從此西行天井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

自當得出若飢取井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

中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

石況是降神處跡惟申甫同周翰已洽論伊衡亦期功

誠富東山興須陟中台庸勉促旋駢軼未可戀雲松散
材事卽異期爲十一峯

大和三年六月十日

刻字入薛元

余被 詔禱雨於 岳祠獲是石于圮牆之下遂移
置壁間庶圖傳之永也熙寧丁巳季春日大梁王紳
衮儀

今在中嶽廟壁題云府尹王侍郎准制拜嶽準字作

准

金石文
字記

立石紀年太和北魏亦有太和今詩內小註稱白虎
通爲白武通虎唐廟諱知爲唐文宗太和年也

說

王侍郎者王璠以吏部侍郎爲河南尹也韓文公與
祠部陸員外書云有沈杞者張莛者尉遲汾者李紳
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汾遂
以貞元十八年登進士第其文章雖不多見此五言
詩排冪頗近昌黎真書規撫虞永興尤精妙昌黎亟
賞之不虛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記唐之詩人
守此獮祭也未有熙寧丁巳大梁王紳題字云獲是
石子圮牆之下移置壁間汾名見劉昫唐書張仲方
傳云李吉甫卒太常定吉甫謚謚爲恭懿博士尉遲

汾請爲敬憲

中州金石記

按題詞則靈勝詩乃王尹撰尉遲汾書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誤

河南府志

碑在中嶽廟峻極門之東角門壁碑自熙寧丁巳大梁王紳移置壁間舊惟嵩陽石刻記作尉遲汾書近府志踵襲其謬且謂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者誤據詩云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其意正言王尹惟制拜嶽汾乃寄呈此詞若以尹自撰豈復作此語哉詩後用東山展齒等字皆可證明爲汾所寄無疑而葉氏竟率然至此其他安德不滅裂爲之耶唐石刻

遇稱皇帝皆空三格今詩中三川守又詔賢導宸衷

三川守及賢字措語美王尹耳何爲亦空三格耶小

註內引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

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以余近所見本直無此文惟

云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乃知近刻爲不全

之書其中傳刻佚脫必有爲世所未及見亦不暇補

綴者非得是石何由少見古本耶左傳正義云白虎

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其

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

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

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狩地而取之也四時之

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

此語豈亦有逸篇與見困學紀聞 授堂金石跋

處州孔子廟碑

碑通額高七尺廣三尺五寸文分四層第一二層各十八行行九字第三層十七行行九字第四層亦十七行行八字額題處州重刊孔子廟碑八字並篆書後有嘉靖癸未一行亦篆書在麗水縣

自 天子至郡邑守令誦經祀而漏天下

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用社祭土稷祭農

百穀綴齋之其作宮非其尊生又其位所

不履而壇豈知孔子用王者事禋然當亞

之門乃爲亞自 天子而下爪圖襟跪

薦祭誰誤誠敬禮如親秉豆者百穀齋已

功以必以德固自前王秉載自古功以

功德還其位者不得常祀而祀者以學皆
不得然而得常祀然其禮事皆如祀且
止盛所認生乃自來未可知祀且賢認
於堯舜遠者以其效與祀且皆或祀且廟
或不祀修事禮祀博士弟子或祀於司
召擇實亡者其所業獨崩於斯也穀者
穀也官於己為先既新於祀且廟又命工
改爲饒回祀且學十人傷其餘亦十且多
多小應公羊高在也明孟軻苟況生也
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舞等數十人

谷圖上辭超博士弟以皆其入設講堂
教止於禮籍習世中可爲置本錢向米令
可繼廟乙中廟成如率事及博士弟以入
學以釋蒙禮者未數瞻世以弟皆與於學
觀侯尚文於古記數不貴祥故其爲政知
所先設可歌也子以誌也

維此廟學觀侯所止厥初庠下福不以序
光勞所爲大廟廟者乃新斯宮福隆其數
講讀司常不諱用勸揚揚先哲以師止意
奉聖嚴嚴介德乙持象圖以爲成在斯堂

以瞻仰儀廓不惑忘後止君予竊慶成美
琢辭院石已卷散始

朝數大木字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
撰

舊碑題云味十三年李俊君卷經始

文百置石內和三季歲元正西中月朔

廿五日癸酉敬使君賡速立朝講恩權

如前司馬上柱國任迪書兼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講大

亦直龍圖閣提舉建蕭府前禧觀賜紫

金魚張陳以碩魚肅拜頭

新肅以權發諸所軍以耕管內勸農
事倍緋王寢發重立

皇明嘉靖癸未歲三月吉旦肅政亦亦新江肅州府同知

新州王備校補 陳子新萬物

釋文

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
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
坐以門人爲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

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大弟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錡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象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

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
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
鄴侯尙文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
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字先師所處亦
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
先哲有師之尊使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咸在斯
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
以贊攸始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

舊碑題元和十三年李使君繇經始碑文及置石大
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朔廿五日癸酉敬使君僚建
立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上柱國任廸書兼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金魚袋陳孔碩重書并題
額

朝奉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偕緋王夢
龍重立

皇明嘉靖癸未春三月吉旦奉政大夫浙江處州府
同知長洲王倅校補 陳式新摹刊

按此碑据金石錄及廣川書跋皆以爲任迪行書而廣川則又云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是此碑最初立者爲敬僚在大和三年重立者爲王通古在咸通四年再重立者爲王夢龍在宋嘉定十七年最後摹刊者爲王俸在明嘉靖二年癸未而書碑則初爲任迪行書後爲陳孔碩篆書最後爲王俸校補卽此碑是也歷次重立皆不詳其故大約是斷裂缺遺然自大和三年至咸通四年僅逾三十五年不知因何重立碑題無明文王通古又無傳可攷不知廣川書跋之語有可据否也文爲

韓愈撰今取朱畱耕王氏昌黎文集刻本校之其
不同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集本焉作
爲然字屬上句北面拜跪薦祭集本無拜薦二字
皆無如孔子之盛集本無作不其賢過於堯舜遠
者集本作遠矣顏回集本作顏子設講堂集本上
有又爲置三字又爲置本錢鳳來集本無又爲二
字揭揭先哲集本先哲作元誓以贊攸始集本攸
作假又集本題下注云此篇方從石本方者朱子
考異序所謂甫田方氏卽方崧卿也石本當卽攸
僚所立者畱耕王氏集本刻于寶慶三年王夢龍

石本刻于嘉定十七年是刻集之時石刻新出甫
四年方氏未能据以校韓集則方氏所据者尙是
任迪之舊本矣碑與集不同之處雖於文義無大
紕繆然細按之則今石本較勝或方氏所見石本
有缺泐模糊及剪禱失次之病致互異也昌黎撰
文時守國子祭酒据本傳自袁州刺史徵爲國子
祭酒在元和十五年碑舊題云元和十三年置石
大和三年建立是置石在撰文前二年建立在撰
文後九年矣碑載鄴侯李繁新作孔廟十哲皆塑
象其餘先賢後儒皆畫壁亦可見當時廟學從祀

之制李繁爲鄴侯泌之子舊書附泌傳但言其累
居郡守而力學不倦歷隨州亳州刺史而不及處
州据此碑知其官處州在元和十三年也敬僚任
迪俱無傳宋時重書之陳孔碩福州侯官人宋史
附見其子驍傳稱其爲朱子及呂祖謙門人重立
石之王夢龍無攷

東郡懷古詩刻

石橫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三
十一行行十三字隸書在滑縣

東郡懷古二首

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滑

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

王京兆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濇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投
馬穴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沉誠信
不虛發神明宜尔臨湍流自此迴咫尺焉能侵逮我守
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苟相
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江左豺狼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
仞城旣毀万夫心莫留跳身入飛鏃免胄臨霜矛畢命

在旗下僵尸橫道周義風激河汁壯氣淪山丘嗟尔抱
忠烈古來誰與侔就烹感漢桀握節悲陽秋顏子綴清
藻鏗然如素瑤徘徊望故壘尙想精魂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詩刻劉昫唐書李德裕傳云大
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
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
用九月檢校禮部尙書爲鄭滑節度使今碑以大和
四年立其自署云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戶部尙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正與史合懷古

詩二首亦見全唐詩王京兆名尊漢東郡太守陽給
事名瓚宋濮陽太守元和郡縣志云白馬縣河侯祠
在縣南一里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浸瓚子隄
尊臨河不去後人嘉尊壯節因爲立祠今詩云登城
見遺廟卽其祠也顏延年有陽給事誄在昭明文選
序云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李善引東郡圖經曰滑臺
城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爲壘後人增以
爲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今詩云徘徊望故壘
卽其地也河侯祠在今滑縣南一里滑臺當卽縣治
德裕有書名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稱爲隸法道媚

金石錄亦有德裕隸書平泉草木記山居詩今不傳

中州金石記

按李德裕在東郡懷王京兆陽給事詩二首後署大和四年六月一日前結銜据新書本傳太和三年召爲兵部侍郎出爲鄭滑節度使舊書傳三年九月檢校禮部尙書出爲鄭滑節度使以詩結銜考之則德裕是檢校戶部尙書出爲鄭滑節度非兵部侍郎亦非禮部尙書兩傳皆誤而中州金石記以爲正與史合者非也唐書地理志滑州靈昌郡本東郡天寶元年更名此詩題曰東郡是滑州

舊名也義成軍卽在滑州本名永平貞元元年所
改建中二年增領鄭州興元元年徙治滑州故傳
謂之鄭滑也詩第二首陽給事云就烹咸漢策全
唐詩漢策作漢使餘並同石刻無書人姓名意德
裕所自書耶

吳達墓誌

石高廣俱一尺八寸九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正
書益題大唐故吳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濮陽吳府君墓誌銘

并序

鄉貢進士寇同

府君諱達字建儒濮陽人也其先与周同姓文王封太

伯於吳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後與爲盟主及越滅
吳子孫奔散或居齊魯間因爲郡之籍氏焉祖偉皇任
虔州虔化縣丞父口冕皇任禹州別駕題與貳邑克著
公清積慶所鍾寔繁壽嗣 別駕娶 鍾氏而生四

子 府君卽其長也弱不好弄長而能賢清白自持有
南朝隱之之操雄謀獨運得東漢漢公之風歷階奉義
卽累試洋王府長史始著籍于豫章晚徙家于京國優
游墳典怡性林園脫弃軒蓋之榮趣翫琴梅之樂雖二
踈之辭榮四皓之議祿媿之長史今古何殊不幸以大
和四年夏六月有六日遘疾終于勝業里之私第春秋

六十七以其年十月廿日辛酉祔葬于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北韋村烏庠梁木斯壞哲人其萎青烏占寧岁
之期白鵲爲子喪之客夫人扶風郡 萬氏閨門肅睦
無慙班氏之賢四德不虧豈謝謝姑之德先以寶璽元
年十月廿一日捐館于前里第及今克遵祔禮也 夫
人實生二男一女長曰仲端次曰仲瓊並幼而敏慧有
文武幹材或親衛於 丹墀或繕經於白武追隰光之
莫及痛風樹之不停以其禮經有制空垂志行之文金
石靡刊孰紀陵口之變銘曰

吳氏之先 周室配天 封伯東南 世多其賢 春

秋之後 國始大焉 代著仁德 府君嗣旃 清慎

廉退 吾無間然 秩試王府 道優林泉 積善何

昧 逝于中年 洪固高原 南抱樊川 佳城饒饒

宿草芊芊 穩鳳茲禰 龜毛叶吉 夜月松風

萬古斯舉

按誌所稱尖達及其祖傳父口見兩唐書俱無傳
誌稱達累試洋王府長史洋王者憲宗子初名寰
後改名忻始王高審進王洋誌又云祔葬于京兆
府萬年縣洪固鄉北韋村長安志洪固鄉在萬年
縣南一十五里管都四十八里中丞沅注引路巖

撰渾侃神道碑有青黃里歐陽詹撰左驍衛將軍
馬實墓誌有延信里司馬村而不及此誌之北韋
村可据此以補長安志之古村名也誌又云夫人
萬氏捐館于前里第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秦
陽君捐館舍云云其用之于婦人則始見于此

湘中紀行詩刻

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二寸二十行行十三
字或十二十四字不等正書左行在祁陽縣

湘中紀行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翠兀古木口口潭陰雲起龍窟峻
屏夾澄澈怪石生口勒口船時還迴輕舸已超忽疾如

奔羽翼清可鑿毛髮寂寞榜漁舟透迤逗商口口行十
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凝流緣可

口積學浮堪擷口精每驚新幽奇信誇絕稠峯疊玉嶂

凌浪翻殘雪石蒼雨中飛霜鴻雲外別迎馬沂洞已勞

首覽既還愉悅鶴嶺訪胎仙陽縣白鶴口道唐音亭
士屈志靜得仙處

仰文哲那陽唐亭
中丞次山所居州間口漁釣山上多葳蕤無以

佐 雍熙何如養疵拙安人苟有績撫己行將口此路

好口口吾其謝羈縲

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口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諒過此偶題并領男穎同

登覽

按李諒兩唐書無傳全唐詩有其人小傳稱諒字復言三宰劇邑再爲郡牧終京兆尹而不詳所牧何郡所載詩但有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一首題下注云時長慶四年也而不載此詩詩中缺泐無從校補此詩題曰湘中紀行是官桂州刺史道經永州題此詩於唐亭者合而觀之是諒先于長慶四年守蘇州至此時相距七年而移守桂州所謂再爲郡牧者是已蘇州元日詩句云新知四十九年非是長慶四年年

五十也至此則五十六矣有一子名穎諒之可見者祇此

甄叔大師塔銘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三分廣三尺九寸十九行行三十三字正書

大唐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甄叔大師塔銘 并序

沙門至閑撰

瑯琊王周古篆額

口岐大師法号甄亦幼而聰敏侗儻不羣心目具明具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如雉口處在口口口勝妙欲樂口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口式求正

覺了義扣 大寂禪門一造靈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
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口滅金口朴散而常存性
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北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行
而遍歷沙界不口而口蓋靈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
蔭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浪跡人天見楊岐山
羣峯口口乃曰坤口作鎮造我法城纒發一言千巖響
蒼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金界一口口口
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口口口緣已畢幾感難
留元和庚午歲正月十三日忽弃塵區還歸口定門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心沒悲口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

衡羣星失曜大口衆木積爲香樓用建口叱口舍利七
百米於東峯下建率堵波巖旋錦章列其前洞撲銀河
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
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
將口其心式旌口口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如淨瑠璃含寶口常口口水灑

羣靈大注禪可未曾竭獨步楊岐山頂上建出

花口勝仙關樓臺壯勢射虛空魔界輪幢盡摧折

闍浮月隱須弥角一念收光歸寂滅長畱舍利

鎮山河光透支提照巖口猶如薜蔔花飛去枝

上餘香長不歇 無限門人受此香 □□□□□□

刺史鄭 縣令闕 書碑人僧元幽 富臺 缺

唐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四月癸亥朔卅日壬辰

右甄叔大師塔銘甄叔者乘廣之弟子也卒於元和

庚寅正月至大和壬子沙門至閑爲製塔銘相距二

十有三歲矣題稱塔銘而篆額作碑銘篆人爲琅邪

王周古書碑人則僧元幽也此碑向無著錄者餘姚

邵二雲侍讀爲予言在萍鄉之楊岐山訪之廿年不

得頃澤州胥燕亭訪予吳門燕亭嘗宰萍鄉檢篋中

乘廣甄叔二碑相贈喜海內之有同好也因書數言

識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高一丈三寸廣五尺二寸連後記及詩二首共三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鄞縣

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

前秘書口正字郎萬齊融撰

順陽范的書并篆額

韓持鐫

我聞語寂滅者本口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談逍遙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爲煩吉口

之降帝農教以耒耜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
之毗耶稽首持鉢尚詣於香積口迎之給孤洗足著衣
猶乞食於舍衛口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唯乎
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
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暨鐵輪位口寶塔功
成計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口密跡以飛行神
僧護影而圍繞雖方壇氣象口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
明未質白雲之狀迨觀音應現而口口利賓虛求以日
口口口涌出懋如多寶之音一瓜圓開宛是樓君之相
神其不滅道在茲乎晉安帝允釐三才成就六度聿圖

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徒
觀夫輪奐規矩繩矧製珠軒翠檻延袤中霄玉雷金
池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爲衣團山之上結
太清諸天作葢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千里右
青口□□曲霞標莽蒼幽幽述鬼谷之祠日剎晶明的
的識文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嶺無風時
起魚山之梵則知定光諸佛海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
謬峴崙之靈囿□□□惟神投道乃人口向使□□王
昧巴連之因初徵此塔迦葉佛晦闍浮之跡殆曠茲山
葢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粵寺東十五里塔

墅常住田者宋元嘉二年□□□所立也宋文帝秉籙
□□作娑羅之外護感闍耶子砂糗之供制賜是田梁
武皇握樞臨極爲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
蠲其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動其
如地梁普通□沙門僧綬茲寺之應真也以發行爲道
場以直心爲淨土聞純隨良田之喻遂篤志焉旣種旣
戒載芟載柞察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晤是□□
之□□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已淨心紬茲
惠業披衣畫其塋塢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
及迨陳隋之季喪亂薦臻農野蕭條鞠爲茂草 我

皇家執大口乘飛龍陟丕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
業有山棲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貴大師 中宗孝和

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輦擊鼓而陳其人國造船而捧
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口口朱口四果適時還陞紫口
雖植衆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臬之淨業
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口菑畬粗立僧徒理勝
力未贍農童牧因間私竊種藝和上口蒙俗之貪垢負
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爲閑田口諍歸之春稅
就給唯割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曾山南麓樓
子根盤以東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真陸水膏腴之沃壤

實神靈灌溉之奧區於是奠其吟嘏乎其版籍農野罷
侵田峻至喜人到於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
之龍象也就先疇之映畝敦老農之底績歲事作製蕤
笠來思者久之歲功未成生厓其盡□□□去荒涼紫
陌之田影壁空存搖落青園之寺可爲長太息者矣有
惠炬闍梨德業淳修曾統經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
悅之味老而彌篤用能纂其□始高軌可追□□□
□□□遠与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惠心苦節
今屈知墅任垂將十年先是曷鹵未斥塗洫未濬葺稗
駢蒼湯于農郊夫其心膏制度目□曲折荷飾畚土埋

窪鏟凸積口口捷石口溉高湊仰增卑陪薄分熬水口
口達口氣填搬遊盪而時至餘皮寬緩而不迫終古旱
皆浸以汗潢冬不祈於積雪夏無滌乎小雨由是湖有
口口之号焉當其春焉司載田事既飭產孚甲毓萌牙
或薦或菱實穎實發上農臺而課長應汝陽之稼如雲
矣及夫寒蟬記時農乃登穀兒積聚築場圃孚不遺秉
贏無口口口口口而督收成海陵之倉非衍矣詩云俾
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既蒸萬供既設滿
以衆香之鉢薰以毗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薩虛高
座以影集時洪鍾而口口口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

風味同甘露遍滿一切周流十方同之者得未曾有食
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國無掘帶金之香縞裝之
集難寺不碎庵羅之末三藏□□□□之可貴一器
沙口議楚坊之非重資我飯□師之力歟都維那□綜
遊方觀化大口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助於上農飛杖浮
杯今載行乎中國上座釋辯疑十城之僧主也□□□
合金杵發其休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那也風骨天
成鐵鎖起其靈相咸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
護育王之靈塔願賀金錢□育王之聖田思摸石柱弟
子早披蘭書式典騏驎之闕晚遊蓮跡每參鸚鵡之林

賓頭盧之下空亟見有能師子舍那私之入寺豈謂無
知老人識異博文才非能賦阮公不事曾供香花願越
有緣遂瞻碑版滿笈多之石室未擲其籌對輪王之金
地且耕其筆多羅口菜而書偈云

滙儀草味象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牙萬殊成類百

寶攸嘉故后稷布其種神農嘗其華

其燧人更運火正

司職教以鼎飪炊之黍稷易茲毛茹成此粒食是之爲

人天是之口皇極

其

我聞維摩曾語舍利如來大慈甘

露上味又見阿難問是香氣亦有以飲食以之爲佛事

其

三若長者主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聞飯氣

而亦口臻况口 之口口有待之爲身其猗與童子供

資砂糗法主大慈冷然虛受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後

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其鳥道於許人寔在哉鬼神

冥運風雨潛來自雲涌出青口口開口千輪之蓮跡建

百福之花臺其宋帝下生梁皇外護太穰賜囑司農獨

賦皋壤曠發潮源灌注既魚口以左右亦犬口而盤口

其七菑畲平秩薑笠口思爰疏吟嘖是務鋤犁三農口口

萬畝祈祈自膏口而兼倍矧雨露與華滋其塔茲開士

賞功司過口以犒勤形以肅惰東作方口西成是課始

象耕而鳥耘終牛春而馬簸其九千箱既積五穀斯分味

蒸甘露口涌香雲孰云菩薩而謂聲聞博須弥所不能
盡曷毗耶之足薰其菟爾赤松猶田白玉矧伊塔寺神
通付囑信矣育王能生金粟彼耶國之泥紫如富都之
水緣十我來自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闢善根方樹式紀
因緣匪存章句庶金田與石柱口巍巍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嘗爲竊盜隳壞久無豎立有好事僧惠印
錄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
志口上座僧栖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
余美其樂善會剋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功

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邀以
書口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略紀端由於碑後云大和
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口天書梵口霜月步蓮宮
跡寄雙林下名畱劫石中遙知松逕望棠葉滿山紅
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口丞使君寄贈四韻
依次用本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起謝公開緘光佛域望景動星

宮風雪文章裏書鐫琬碧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
紅

石有口者口口音

柳

按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寧波府鄞縣阿育王山中
此碑題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
碑唐書地理志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採訪
使齊泚以越州之鄞縣置則其題此碑時未置明
州鄞縣尙屬越州爲都督府所轄也金石錄載此
碑題曰育王山常住田碑萬齊融撰范的行書雅
雨堂金石錄刻本注云按育王山當作育王寺然

阿育王是佛號脫去阿字但云育王誤也浙江通志碑碣卷載此碑注引鄞縣志云范的順陽隱士大和七年刺史于季友邀書齊萬融舊文此碑後有于季友記但稱范的爲剡越間隱逸之士前題則云順陽范的書并策領順陽地名無攷前題又云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前祕書口正字即萬齊融撰徐嶠下泐字乃之字也新唐書徐浩傳云浩越州人父嶠之善書舊書亦附浩傳云父嶠無之官至洛州刺史墨池編云嶠之字惟嶽佐佑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此碑題趙

州刺史其官在迎立中宗之後則爲開元初書矣
萬齊融見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
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
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
齊融崑山令云云據朝萬二字是以萬字屬上文
作賀朝萬也然全唐詩小傳於萬齊融注云考唐
人所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則顯然
是舊唐書誤也舊傳稱齊融官崑山令碑云祕書
口正字郎當由前爲正字郎後爲崑山令未可知
也浙江通志作齊萬融亦訛刺史于季友兩唐書

于頔傳云頔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不言其官明州刺史不知卽此于季友否耶碑末于季友范的偕和二詩全唐詩俱不載

寂照和上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三分二十八行每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咸陽縣

大唐安國寺故內外臨壇大德寂照和上碑銘 并序

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上柱國段成式纂

少華山樹谷僧无可書

處士顧元篆額

釋氏徒毗尼者雖不轍乎意地而形骸之外是釭是輻
大宅煽烘羊鹿効駕亦各也視中夏聖人刑自墨數三
千或由性戾將墨而之贖金也將贖而之晝衣慙懼也
以至蹙笏視衿未嘗犯者信生于平鄉可約束至顏氏
子也西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俾隄限身口徑出生死
今言法者發喉舌鏘鏘其人我性鏘戾垢不嘗凜雪近
非延熒或不能卒業人天也言禪者失之理圯漸磴一
念五位不及能者吾見其爲泥人若射箭也至乎咏生
死之流闔身口之歧其在毗尼乎

國初有宣聲

乎毗尼寂寂然將二百年有

照公嗣焉

大德

號寂照字法廣族龐氏京兆興平人 父詮灌鍾府折衝鎮于咸陽馬跑泉精祠母竇氏嘗夢禮掌塔旣而有娠不嗜葷腴及產吮而不啼慙而始誰竇氏日滋善種福勝穎碩請介處不儘其夫許之塊然若居士之室太常之齋也雖虬口子牀將蓋不觸遂同謁摠持寺積禪師始具五戒 大德隸執筵年昉七歲宇泰定者佗如顛日積公異之父卽留爲童俾勤汲煬不難離別初讀法華經五行俱下次授維摩經俱舍論未終執際腹三百幅衆号聖童遂嬰髮焉如匠之度木中若蠶蠋心入震火叩之其聲虛嘶爲桴則速甯不能久持大厦故鼓

地之桐 大士之種也 洞梓之腹 大士之聲也 荆氏
之林 大士之用也 而琨珉號鐘一殷殷然大鑿十四
年西明寺過方等口試得度隸于慈悲寺初肆四分勤
不交睫卽開講於海覺寺著名兩街後七志於涅槃經
起信論功次六鹿理混四生壞隄漢激宗流于性或有
墨守楊塚利喙三尺一被偈苔暗革挺乾固毗耶比丘
不足以解疑悔也 貞元六年 詔啓無優王寺舍

利因遊鳳翔擅律學者從而響臻 大德規規不息處
衆如表影惟直矣或珥多羅葉者口蒲萄蔓者不病面
而鑑壁者染爪而半月形者悉暫由右門而出也十年

春將夏于清涼山清涼山身殊大士是司鱗長遊之不
誠必有疾雷烈風 大德貶跼膜拜終日不息見若白
構而梁木散而釘虞乳剝於覓末戟網榭於曦表其光
大而綆直細而瑩滴詭狀雲手臂影電凝千變萬化不
可窮極居山雪首者驚曰自有此山未有此相由 大
德行潔誠著也因屢及蔚州入到此山險如楞伽勢如
喬陟榿檜駢植衢柯四布夏籟所及百儻苔色其下榻
車夜千懸攀芋芋相傳云普賢地也 大德望麓一禮
五雲觸石越一年之大白復賓于琥止法會福慶寺往
來於涓濱鄒塢間十餘年後教授於隴州稠林槎枿魔

界日盛時昭義劉公邕在普潤息女出嫁請口 大

德具戒焉元和初登鐘創鉅戚難跋及至三年於咸陽

魏店立尊勝幢祈禱法界也其年功德使請住安國寺

尋移 聖容院俾二望僧主之 錫二時服各隸

七人 大德一數也自長慶中寶靈末大和初皆

駕幸安國寺 大德導于 前蹕儀形偈答不隔

荒穢因 詔入內夏于神龍寺大和二年來延唐寺

數乎菩隄惻乎禪邨洎七年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

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其月閏維於寺北原僧

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道墮于積祖師塔院門人神晏

啓初紀日于幢其詞蔚然矣門人律大德口文其行惟
肖門人契元駕說者也 大德設臬元構心跡規矩若
曰出于湯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其徒化之實實然不
差淨觸噫 大德之去佛日虞泉矣門人興善寺實相
上人惡俗決疣顛處塵外嗣 師之志以成式腹笥三
藏請詞其德銘曰

汗汗靈流導于港溝覺路坦夷踰腐其軻燧明厚夜業
白東晷由之不懈二乘其軻惟宣斯述惟寂斯紹偃蓋
椽托影直其表性若擢筠猥寒聳冰珠數絕貫友特壤
塵志完海囊爲正法朋隄防意地林爰不騰贈荀惟咲

多羅不斷鳴癡翼慧無明破卵燼其業第茲厥乘緩駛
絕中流平瀝扶澤一雨濯枝嵐颺鼓翰偈古雲碧庭秋
桂丹羣木繩方衆景圭端資糧躡蹠長途僅半儵然而
往慧曦晚晚卯樹蟪實奈萎霜苑甚垢斯淳衆縛斯重
覺源昉醮大宅火焯迫毫詎昏品蓮詎凋行著高石劫
窮不消

刻 主冊官李郢刻字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
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
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

段成式換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
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
優孟者子秀名粹太史德涵子也

石墨
鎔華

碑舊在縣西卅里馬跑泉鎮今移置縣寺堦下夫物
之善合往聞未覩碑初出失跌土人以礫礮承之不
相宜移來方慮寺堦下方石刻雲覆宛然以碑合之
昭然原跌不知何相遠也遇亦奇矣聞初康牧讖而
出之士中收號小山對山子也

咸陽金
石遺文

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通釋典稱裴事莊嚴流行猶爲
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爲照公

碑記聞洵博然精微奧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
戒故于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
道何以三也倘段于所謂一者未能唯耶碑稱顏氏
子若戒可端門則四勿爲一偏之語矣而法禪二物
又將屬之誰乎段未免貪多識而不見如來已無可
之書固一時習尙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導
源二歐掩有河東清道圓利洵可擅一時之技出諸
書僧之上世輕其人因薄其技而不傳余乃爲拈出
不徒以愛段文而已也

墨林
快事

碑文險怪用內典字極夥樊宗師之流亞也有云西

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魏書釋老志爲沙門者初修
十誠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之成大僧婦人道者曰
比丘尼其誠至于五百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
口古之僧尼未有不從律戒入者今則以禪悟爲上
乘置戒律于不復道矣

金石錄補

文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按孟子爲長者
折枝趙氏注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碑以支
爲枝用孟子語寂照俗姓龐氏京兆興平人父詮灌
鍾府折衝灌鍾府蓋亦雍州百三十一府之一而史
之所佚也寂照卒于大和七年十二月其刻銘之年

月不可攷金石文字記題云開成六年正月攷文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崩武宗卽位其明年改元會昌安得云開成六年乎蓋顧氏記憶之誤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唐安國寺有二一在西京一在東京在西京者爲睿宗龍潛宅以景雲元年九月爲寺卽此是也在東京者爲中宗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爲崇恩寺後爲衛國寺亦以景雲元年十二月改名其並得名爲安國者以睿宗本封故也大德以大和七年卒文稱大和二年來延唐寺以會要攷之延唐木名萬善爲會昌六年奏收碑于開成末卽稱延唐是會要云云亦不

甚是矣

關中金
石記

按此碑撰者段成式舊唐書傳段文昌子成式字
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
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尙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
史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新唐書則稱
其官終太常少卿而皆不載其官著作郎充集賢
殿修撰史之畧也段成式詩與溫庭筠李商隱齊
名時號三十六體以三人皆行十二也書者僧无
可全唐詩小傳稱無可居天仙寺此碑則云少華
山樹谷僧其詩有宿安國寺簡公院一首殆卽此

書碑之安國寺也碑書無憂王寺誤作無優蒼荀
作瞻荀通用字碑無建立年月据文稱大和七年
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化其月閏雜於寺北原
計其時歲暮矣此後神晏置幢契元述行實相請
銘皆非閏雜時所能猝了而大要亦不出來年之
事然無可確定附於七年

林放祠記

石已殘裂就搨本計之高四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
分七行行廿六字或廿七字不等正書在曲阜縣放
集城

唐 林放祠記

原□□□□故□□□□□□□□世道人心之大

□□□□□□缺□□前□也缺孔子賢之□缺而□

畫□言一時□奕世之下莫不□問亂一官□□□林

放□以□□缺正□□□□□春□祭□列于涿泗之濱

故百代□振人文于不朽也缺□以□於□其□中□

□□民□□□□□缺□□□□人□□缺功□□□文□

□□□至不□可缺先王之□□□缺及士民之□

□受其教化缺□非□然缺七十二□□皆確乎不可

缺固宜乎與□缺林放之賢□聖人□□雖泰山□□

如□□嗚呼此其所以爲缺

大唐口和口年甲口春口口

按碑文缺泐讀不成句題曰林放祠記文中惟林放字兩見而建祠之由不能詳也林放魯人孔子弟子開元時贈清河伯闕里文獻考載放城集唐大和二年碑卽此碑也碑末年月存和字甲字大和二年戊申歲不應有甲字惟八年爲甲寅當是大和八年立闕里考似誤

落星石記

記二段一段七行行九字一段四行行十一字正書在興平縣

若星石者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口口于口西南皇

甫村□□□□爲石至大和□□□□百九年是年正月二□五日因移在縣之後□長城陳元錫記

落星石埋沒縣東北荒蕪地恐久沈迷移來縣廨

大元至正廿八年□□中甸

郎中崆峒米克明峻德記

右刻在唐大和中陳元錫題名之後石卽晉昇平元年所隕者也詳見元錫記及晉書本在縣東北田間克明昇之縣署因有此題

關中金石記

按記云落星石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于□西南皇甫邨至大和□□□□百九年云云晉

書穆帝紀昇平元年正月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此
石刻丁下泐字乃丁丑也槐里縣名仰唐之興平
縣長安志興平縣石星晉穆帝太和中隕于槐
里以昇平作太和誤矣

太和中是晉帝奕
紀元非穆帝

長安志又

云槐里故城在興平縣東南十里此記云西南是
槐里之西南然攷興平縣唐置二十鄉宋存六鄉
管二百四十邨而長安志所載六鄉東南西南皆
無專主鄉名不知皇甫邨當在何鄉古村名亦可
補長安志所未備也自晉穆帝升平元年丁巳歲
至唐文宗大和九年乙卯歲凡四百七十九年而

此記大和下缺四字下有百九年字數不能合所未詳也

修龍宮寺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六寸二十
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燉縣

唐修龍宮寺碑并序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
散騎□□□□□□□□□□丞賜紫金魚袋李紳
撰

會稽地濱滄海西控長江自
大禹踈鑿了溪人口
宅土而南巖海跡高下猶存則司其水旱泄爲雲雨乃

神龍之鄉爲福之所寺曰龍宮在剡之界靈芝鄉嵯亭里地形爽塏林嶺依抱剡宇頽毀積有年所自剡置基三徙而安此地像儀消化鍾磬不揚堵波已傾法輪莫轉釋老脩真持誠茲寺護念常啓願興伽藍而歲月屢遷物力無及貞元十八載余以進士客于江浙時適天台與脩真會遇于剡之陽師言曰禪有念今茲果矣顧謂余曰後當領鎮此道幸願建口龍宮以資福履余以爲孟浪之詞笑而不荅師曰星歲有期愚有具告泉元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萃招遊口口師已卧病而約言無口大和癸丑歲余自分命洛陽承詔

以檢拔左騎省廉察于茲歲逾再口而循真已爲異物
龍宮棟宇將盡命告墳塔因追昔言遂以頭陞僧會真
部領工人將以葺事余以俸錢三千貫口口監軍使毛
公承泰亦施以月俸俾從事寮吏咸同勝因閭里慕仁
風靡爭施口口之功力雲集清涼之蓮宇鬱興浹旬而
垣墉四周逾月而棟幹連合煖矣真界昭乎化城擇口
行僧居之以愍寺事因具香饌告誠 法王上以資

我后無疆之祚次以資龍神水府之福以名寺
之功力爲祐靈之顯報一雨之施潤洽必同 佛言

龍王心力所致使七郡山澤城邑万人介福所安翳我

龍德是用迴此法力永資泉宮僧齋護念常爲仰蒼余
固不敢以循真之言自伐俾竭誠以爲人刻石記言于
寺之刹銘曰

滄海之隅會稽巨澤惟禹功力生人始藉土壤山嶼濱
海之東溟漲空濶遐秘龍宮貝闕難知珠宮莫測雲雨
交昏深沉不隔聞法必聽依 佛必降豈騰溟海亦

化長江旣資勝因爲龍景福節宣風雨以成播育撞鍾
以告三界必聞唯爾龍室昭昭不昏我□□有僧傳
信斯人已亡斯言不口敬報前志以垂後功建飾儀相
昭明有融普利羣生岡資已□□□□□□□□□□

唐大和九年乙卯歲四月廿五日建

勾當造碑石并殿內石長明燈等

下缺

右修龍宮寺碑前題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
丞賜紫金魚袋李紳撰散騎下蓋闕常侍越州刺史
兼御史中十字也攷唐書李紳傳紳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碑云大
和癸丑自分命洛陽承詔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
所謂分命洛陽者卽分司之命也高似孫刻錄旣載
此碑又云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似未

達碑文之旨矣紳之帥宣武乃在浙東召還再領分
司之後唐史所載甚明疎寮於史學甚疏道聽塗說
故多舛誤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終